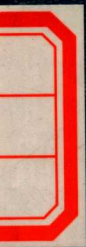


渎
神

Profanazioni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王立秋 译



读神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王立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11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神 /（意）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著；王立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

（雅努斯思想文库）

ISBN 978-7-301-27795-9

I. ①读… II. ①吉… ②王… III. ①神—宗教文化—文集 IV. ①B9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5378 号

Profanazioni by Giorgio Agamben

Profanazioni © 2005 nottetempo srl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由 nottetempo srl 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读神 DU SHEN
著作责任者	[意]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著 王立秋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79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26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67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 I 守护神 / 1
- II 魔法与幸福 / 23
- III 审判日 / 31
- IV 助手 / 40
- V 滑稽模仿 / 54
- VI 欲望 / 86
- VII 特别的存在 / 89
- VIII 作为姿态的作者 / 99
- IX 读神礼赞 / 123
- X 电影史上最美丽的六分钟 / 161

I 守护神 (Genius)

现在，我的魔力全部被打破

我所有的力量，都属于自己。

——普洛斯彼洛致观众，《暴风雨》

在拉丁语中，Genius（守护神）是在诞生的瞬间成为每个人的守护者的神的名字。这个词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并且依然可见于genio（天生之才、天赋）与

※ 本书所有页下注为译者注，其中部分注释参考了英译本。

generare (生成) 之间显现出来的语言上的接近¹。在任何情况下, 守护神都与生产有关, 这是明显的, 之所以如此, 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拉丁语中, 典型的“生产”(geniale)²之物是床, 婚床 (genialis lectus), 因为床, 正是生产行为完成的地方。对守护神来说, 生日是神圣的,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意大利, 我们依然使用 genetliaco (生日的) 这个形容词。尽管有讨厌的, 如今已不可避免的 (来自) 盎格鲁—撒克逊对此的抵制, 我们用来庆祝生日的礼物和派对, 仍然是对罗马家族在生日那天献给守护神的盛宴和祭品的纪念。(关于盛宴和祭品) 贺拉斯说到醇酒, 一头两个月大的小猪, 一头“被宰杀作祭品”的羊羔——意思是一头为献祭而准备

1 这个接近在原文中是很明显的, 在译文中值得再次强调: 必须牢记守护神与天赋、生成的接近。

2 意大利语 genio 一词首要含义依然是守护神, 它兼有天赋、天资, 特性、特征和天才之意。同时与生殖, 即 genitale 一词在词源上的接近也很明显。英语中的 genial 一词则源自拉丁语的 genialis (婚姻的、生产的), 以及 genius。现英文中通行的语义为拉丁语义的引申, 自生产而至 17 世纪中期的“温和而利于生长的”, 乃至 18 世纪中期以降的“亲切的、和善的”。

的，洒上酱汁的羊羔。尽管看起来，起初（献给守护神的）只有香、酒和美味的蜂蜜蛋糕，因为守护神，那个主管出生的神，不喜欢血祭。

“它被称作我的守护神，因他生成我”（*Genius meus nominator, quia me genuit*）。但这还不是全部。守护神不仅仅是性的能量的拟人化。当然，每个男人都有它的革尼乌斯（*Genius*），每个女人也都有她的朱诺（*Iuno*）¹，二者都展示了生产生命和使生命延续的那种丰饶。但正如 *ingenium*（自然的品性与能力）——也即，出生的人与生俱来的物理道德品性的总和——这个术语所指示的那样，守护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人的神化（*divinizzazione*），是统御和表达他的整个实存的原则。出于这个原因，与守护神关联的是前额而不是

1 *Iuno* 为罗马神话中的女性、婚姻、生育和母性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Genius* 则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代蒙（*Daemon*），是一种介于神与人之间的超自然存在，它无处不在，伴随人的一生。参见阿甘本：《潜能》，漓江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7 页。这里朱诺和革尼乌斯都指守护神。

耻骨；把手放到前额的姿势¹——在困惑或迷茫的时候，我们几乎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个姿势，这时，我们看起来几乎已经忘了自己——召回了崇拜守护神之仪式的姿态（*unde venerantes deum tangimus frontem*）。²而由于这个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私密也真正是我们自己的，那么，他就必须得到安抚，且在生命的每个方面和每个时刻，我们都必须保持他的宠爱。

有个拉丁短语完美地表达了每个人都必须维持的，他和他自己的守护神的那种秘密的关系：*indulgere genio*³。人必须归顺守护神并放弃自我，把自己托付给他；人必须准予他所要求的一切，因为他急切的需要就是我们急切的需要，他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即便他的——我们的！——要求看起来不合理而变幻莫

1 意大利语为 *gesto*，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分别译为姿势和姿态。

2 字面上的意思是：因此为敬神我们触摸我们的前额。

3 意为“to indulge one's genius”，即听任你的守护神，引申义为纵容你的品味，随心所欲。这个短语出自古罗马诗人佩尔西乌斯（*Persius*）。

测，最好也还是不加争辩地接受它们。如果为了写作，你需要——他需要！——一张特别的淡黄色纸张，一支特别的钢笔，一道从左边照过来的暗淡的光，那么，告诉自己什么钢笔都行，什么纸和什么光都够用是没用的。如果没有那件淡蓝色的亚麻衬衣（老天，不是那件有上班族色彩的白衬衫！）生活就不值得过的话，如果没有那些黑纸卷的长雪茄你就看不到任何前进的理由的话，那么，对自己重复“这些不过是一些小的癖好，现在是时候结束并摆脱它们了”就是毫无意义的。拉丁语的 *Genium suum defraudare*¹，诈骗自己的守护神（这个术语），在拉丁语中，意味着使自己的生生活变成灾难，意味着自欺。而转身远离死亡、并毫不迟疑地对引起生命的守护神的推动力作出回应的生活，则被称作 *genialis*，即生产的生活。

1 引申为控制自己的欲望，收住自己的胃口。

但这个最私密也最个人的神，也是我们身上最非个人（impersonale）的东西；它是在我们身上，步出我们，超出我们的东西的人格化（personalizzazione）。“守护神是我们的生命，这不是就它是为我们所引起而言，而毋宁说是就我们起源于它而言的。”如果它看起来与我们同一化了的话，那只是为了在之后即刻把自身显示为多过我们的东西，并向我们展示，我们多于或少于我们自己。理解隐含在守护神中的人的概念，意味着理解这点，即人不仅仅是一个自我（ego）和一个个体的意识，相反，毋宁说，从生到死，都有某种非个人的，前个体的（preindividuale）元素与之相伴。因此，人是一体两相的存在（un unico essere a due fasi¹）；他是作为一个还有待个人化、有待被生活 / 体验的部分，和另一个为命运和个体经验所标记的部分之间的复杂

1 即一种有两个相位（fase 同“月相”里的相，就是存在是一个，但有两个不同的状态，相貌和样子）的单个的存在。

辩证的结果的存在。但那非个人的、非个体的部分不是我们一劳永逸地留在身后、最终我们可以在记忆中追忆的那个部分；它依然在我们身上在场，依然与我们同在，接近我们并与我们密不可分，无论好坏。守护神青春的脸和长长的、扑动的羽翼¹意味着，他不知道时间，而我们感到他像在我们还是孩童时那般切近地在我们心中抖动（着翅膀），在我们狂热的庙宇中呼吸并搏动，就像一种不可追忆的当下（*un presente immemorabile*）。这就是为什么生日不可能是某个过去的日子的纪念日，而像一切真正的节庆一样，必须是某种（对）时间的废止——是守护神的显现（*epifania*）和在场。这种不可避免的在场使我们免于把自身封闭在某种实质的同一性的内部，并粉碎一切自我之自给自足的做作（*la pretesa di Io di bastare a se stesso*）。

1 在罗马神话中，守护神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有翼的、赤裸的青年。

据说，灵性（La spiritualità，精神性）首先是这样一种意识，即意识到个体化的存在并非是完全个体化了的，它依然包含某种特定的，对实在的非个体化的分有，后者不但被保留而且还得到了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得到了信守，正如某人信守某人的债务那样。但守护神不只是灵性也不只与那些我们习惯上认为更高级或更高贵的事物有关。我们身上一切非个人的东西都是生产的（geniale）。推动血液在我们的血管中流动或使我们陷入睡眠的力量，我们身体中温柔地调制和分配它的温暖或那放松或紧缩我们肌肉纤维的未知的力量——那也是生产的（geniale）。在我们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亲密（intimità）¹——其中，真正是“自己的”，同时也是最陌生的，不会属于任何人；而离我们最近的，同时也离我们最远，不受我们掌

1 日译本在此处把 intimità 译作“内奥（即内部深处）”，在其后则译作亲近性。为保持同一用词的可见性，我把它统译为“亲密”并保留了原文。

控——中隐晦地感觉到的，正是守护神。如果我们没有放弃自己，把自己托付给守护神，如果我们只是自我和意识，那么，我们甚至都不能撒尿。在这个意义上，与守护神共同生活意味着，在某种陌异的存在的亲密（intimità）中生活，持续地处在与一个非意识的区域的联系之中。但这个非意识的区域不是压抑，它不会把某种经验从意识转移或替换（disloca）到无意识——在那里，这种经验将被沉淀为某种创伤性的过去，等待着在症状（sintomi）和神经官能症（nevrosi）中重新露面。这种与一个非意识区域的亲密（intimità）是一种日常的神秘主义实践，在这种实践中，自我，在某种特别、愉悦的隐秘（esoterismo）中，微笑着帮忙毁灭自己（assiste sorridendo al proprio sfacelo），并且，无论是在消化食物还是启蒙心智的问题上，难以置信地见证着它自己不断的解体和消失。就它不属于我们而言，守护神就是我们的生命。

因此，我们必须把主体思虑为一个张力构成的力场，其对立的极点，就是守护神和自我。这个力场为两个结合却又反对的力所贯穿：一个（力）从个体指向非个人，另一个（力）则从非个人指向个体。这两个力量共存、交叉而分离，既不能完全地把自己从彼此那里解放出来，又不能完满地同一于彼此。那么，对于自我来说，证明守护神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假设自我想写作——不是写作这部或那部作品，而仅仅是写作，写，仅此而已。这个欲望意味着：我（自我）感觉到守护神实存于某处，感觉到在我身上有一种非个人的力量压迫我写作。但这个守护神，这个从来就没有拿起过一支笔（更不用说用电脑了）的守护神，并没有任何生产作品的意向。一个人为了变得非个人（diventare impersonali）、变成生产的（diventare geniali）而写作，然而，在写作中，我们却又把我们自己个体化为这部或那部作品的作者；我们离开了守

护神，而守护神，绝不可能具有一个自我的形式，更不用说一个作者的形式了。由自我，个人的元素做出的一切占有守护神、强迫他签署某人自己名字的努力，都必然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我们也就有了像前卫派做出的那种讽刺性操作（operazioni ironiche）的適切（pertinenza）和成功，在这些讽刺性的操作中，守护神的在场，被证明处在作品的去创造（decreation，或反创造、脱创造）与破坏之中。如果说唯一配得上守护神的作品是被撤销和毁灭了的作品的話，如果说，真正生产的（geniale）艺术家是没有作品的艺术家的話，那么，杜尚（式的）—自我（l'io-Duchamp）将永远不可能契合于守护神，并且，它会像它自己的非存在的忧郁的证据一样，像它自己的不作为的臭名昭著的承载者一样（come il portatore famigerato della propria inoperosità），在所有人的赞赏面前在世间穿行而过。

这就是为什么与守护神的遭遇是可怕的。保持个人与非个人，自我与守护神之间的张力的生活，叫诗意的生活。但守护神在一切方面超出我们时发生的那种感情，则叫恐慌——为某种在我们头上的、无限大于我们相信自己所能够承载的极限的东西而感到恐慌。出于这个原因，在其非个人的部分面前大多数人都会在恐惧中逃窜，不然，他们就会虚伪地力图把它（这个部分）缩小到他们自己的微小的高度（*minuscola stature*）。这样，被拒斥为非个人的东西，就能够以甚至更加非个人的症状和痉挛（*tic*），或更加过度的鬼脸（*sberleffi*）的形式重新出现。但比这更可笑、更愚昧的是那把与守护神的遭遇经验为某种特权的人，是（在遭遇守护神后）装腔作势耍大牌，或者，更糟糕地，假装谦逊地为他所接受的恩惠而表示感谢的诗人。在守护神面前，没有人是伟大的；我们都是同等地渺小。但有人任凭自己被守护神震撼和穿越，以至达到崩溃

的地步。另一些人，则更为严肃也更为不幸地拒绝假扮那个非个人的东西，拒绝用那个不属于他们的声音借他们的口说话。

一切存在的品级都能以某种与守护神的关系的伦理来界定。最低的品级包括那些——有时他们（也可能）是非常著名的作家——认为他们的守护神是某种个人的巫师（stregone）（“事实证明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如此地美好！”——“只要你，我的守护神，不把我抛弃……”）的人。更和蔼和冷静得多的，是在没有这卑鄙的帮凶的情况下写作的诗人，因为他们知道“神助的缺席”¹。

孩子在躲藏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愉悦，不是因为他们最终会被找到，他们的愉悦来自躲藏这个行动，来自（把自己）隐藏在洗衣篮或橱柜里，蜷缩在阁楼的

1 见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诗人的召命》（“Dichterberud” [The Poet's Vocation]），载弗里德里希·拜斯纳（Friedrich Beissner）编：《全集》（*Sämtliche Werke*；Frankfurt: Insel, 1961），第262页。